

唐玄宗



目录

序.....	1
引子.....	1
第一卷.....	4
第一回 君臣登高宣婚期 阿瞞卜筮观吉礼.....	4
第二回 韦皇后强插亲信 李令月霸占水碾.....	15
第三回 皇帝赐婚嫁乳母 阿瞞赴宴结新识.....	27
第四回 韦皇后频显祥瑞 庸皇帝两较毬艺.....	36
第五回 贪墨官利令智昏 冷御史强项弹劾.....	51
第六回 姑侄联话谈朝闻 新池欢宴献诗词.....	62
第七回 冷御史宫石殒命 庸皇帝寝殿暴崩.....	75
第八回 立遗制顿生波澜 图安危萌发玄机.....	88
第九回 韦皇后临朝称制 李隆基来福逢源.....	103
第十回 劝革命情真意切 决反水密鼓紧锣.....	117
第十一回 钟绍京暮启宅门 李隆基夜战禁宫.....	133
第十二回 祸首贼臣大浪去 新贵贤者逐波来.....	148
第十三回 李旦荣登皇帝位 长兄固让太子座.....	164
第十四回 制流言皇帝图治 逐良臣公主弄权.....	181
第十五回 去烦乱太子监国 遭放逐公主撒泼.....	196
第十六回 孤太子伤春寂寥 勇公主弄巧成拙.....	211
第十七回 阿瞞晋位新皇帝 张醉酒透机密.....	226
第十八回 李旦疑虑持两端 公主决然建数策.....	240
第十九回 献佩刀张说明志 受嘱托知古言密.....	254
第二十回 李隆基再战禁宫 红妆女永绝朝局.....	268
第二卷.....	283
第一回 唐皇思治忆贤者 张说识机策功臣.....	283
第二回 骊山讲武树君威 渭川会猎拜新相.....	293
第三回 罢冗官机锋暗藏 贬功臣苦心图存.....	303
第四回 减奢费宫廷焚玉 明秩序姚崇施政.....	313
第五回 逐功臣再放藩王 涌暗流数探河南.....	323
第六回 固边疆皇帝忧心 灭蝗虫姚崇发力.....	332
第七回 挫兵变施恩宽宏 立太子图安济世.....	341
第八回 闻惊变调臣遣将 赐衙居施爱示仁.....	350
第九回 花萼楼兄弟同欢 逢大赦姚崇识机.....	358
第十回 姚崇真诚荐宋璟 皇帝花间遇倩女.....	366
第十一回 武惠儿承恩侍君 宋丞相守正谏帝.....	376
第十二回 郝灵佺献头邀功 王毛仲力荐张说.....	386
第十三回 理赋税朝廷括户 识虚实张说检兵.....	392
第十四回 皇帝迁居兴庆宫 宋璟惹怒贵宦家.....	402
第十五回 李隆基力护宋璟 李林甫屡拜张说.....	410
第十六回 后宫幢幢显暗影 宋璟殷殷斥恶钱.....	415
第十七回 禁恶钱波涛汹涌 平怨愤丞相频易.....	423
第十八回 宰相新成三驾车 张说问兵朔方城.....	431

第十九回 张说计赚张嘉贞 姚崇智擒张道济.....	440
第二十回 新官上任三把火 旧妇失位九魂归.....	447
第二十一回 集贤殿群英荟萃 勤政楼君臣聚谈.....	456
第二十二回 张丞相用人分明 王忠嗣挥兵如神.....	463
第二十三回 王猛观礼惹祸端 张说热灶议封禅.....	473
第二十四回 张嘉贞发怒闹宴 双丞相率众累言.....	481
第二十五回 李林甫识机入职 集贤殿君臣定礼.....	488
第二十六回 武将联姻喧喜宴 泰山封禅耸奇观.....	497
第二十七回 京城热议“泰山”力 张说冷遭御史功.....	506
第二十八回 高力士巧舌如簧 李林甫偃旗鼓.....	516
第二十九回 频易宰相走马灯 夺哀九龄回京城.....	526
第三十回 九龄谏圣存心结 禄山脱罪埋隐患.....	534
第三卷.....	540
第一回 张九龄累言招烦 武惠妃招婿娶媳.....	540
第二回 李林甫迭出妙计 武惠妃错使昏招.....	550
第三回 施连环林甫上位 贬荆州九龄聚谈.....	560
第四回 皇帝一日杀三子 惠妃数月失九魂.....	571
第五回 李亨走运升太子 皇帝施蝶选美人.....	579
第六回 李林甫励精图治 温泉宫歌舞传情.....	588
第七回 玉肌美艳女道士 鼓舌藏奸李林甫.....	598
第八回 霓裳羽衣绕宫苑 灵符祥瑞致新元.....	608
第九回 七月七日长生殿 暮春三月广运潭.....	618
第十回 杨玉环终成贵妃 李太白诗冠长安.....	629
第十一回 李白赞妃清平调 贺公求道辞东归.....	639
第十二回 吉温衔命赴北境 适之携将宴曲江.....	650
第十三回 京城无端兴大狱 贵妃伤怀首出宫.....	657
第十四回 杨钊投机获官阶 李白漫游邀杜甫.....	671
第十五回 君王惘识安禄山 权相欲谋王忠嗣.....	680
第十六回 折粮换绢入左藏 遭诬兴狱去良将.....	690
第十七回 诸番将守境戍边 杨国忠承宠荐人.....	700
第十八回 安禄山迭立边功 杨国忠扳倒王.....	709
第十九回 杨贵妃再出宫苑 李林甫重使阴招.....	719
第二十回 李林甫病入膏肓 安禄山功至荣宠.....	730
第二十一回 宰相再易两重天 南诏平乱六万兵.....	740
第二十二回 国忠嫉恨安禄山 禄山再入华清宫.....	750
第二十三回 安禄山伺机谋反 封常清痛失洛阳.....	759
第二十四回 促战溃败失潼关 闻惊仓皇弃长安.....	769
第二十五回 香魂归葬马嵬坡 太子北驰灵武城.....	779
第二十六回 太上皇月下忆昔 古栈道霖雨闻铃.....	789

序

引子

三月的神都洛阳逐渐姹紫嫣红起来，宜人的春风先是吹绿了洛水，接着沿岸的树木露出了新芽儿，花苞也次第绽放，很快，全城乃至郊外都淹没在一片春色之中。岁月慢悠悠地挪动着脚步，宽容地将人间的钩心斗角与残杀屠戮包裹起来，四季轮转，物是人非。

这日为望日，是武隆基（武则天登基为帝，封李旦为皇嗣，皇嗣一家自然不能姓李，从此便改姓武了。原来的李隆基即为武隆基）等兄弟们朝见祖母皇帝的例行日子。太阳初升的时候，八岁的武隆基步出门外，坐入华丽的安车之中。

这时的武隆基无疑是一位小帅哥儿，一双澄澈的大眼睛配上剑眉，使其圆脸儿显得更加活泼，修长的身材以及柔软的小手，再配以那身合体的亲王服饰，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他素爱洁净，周身衣饰尤其是上朝用服清洁如新，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即使身边的仪卫仆役服饰，乃至车饰用具，他都要求保持整洁。

武隆基坐上车儿，向车夫说了声：“走吧。”车儿开始转动轂轮，两侧的六名仪卫紧随车儿驶过坊间，然后左转驶上洛水桥。桥北即是宫城的端门，按照规制，亲王之车可以驶入端门，到了明德门前舍车步入内宫朝见皇帝。

很快，车儿进入了端门，其向明德门行驶过程中，车子被人拦住，武隆基探头观看，就见一人满面怒色地在那里呵斥。

此人名叫武懿宗，现任金吾将军，负责宫内禁卫，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即是女皇的本家侄儿。

武懿宗一早即在应天门前巡查，自己的姑母当了皇帝，使开国近百年的李唐王朝换了旗帜，皇姓也改为本家武姓，其心中的得意不言而喻。

这时，他看见一辆安车驶入端门，识得这是亲王之车。然此车颜色鲜艳如新，两侧的六名仪卫也威武严整，车儿入门前并未减速，径直明德门驶去。武懿宗见状心里不是滋味，遂斜刺里上前拦阻，心中怒道：“什么人如此无礼？亲王之车入宫皆缓缓而入，且将仪卫留置端门前，哼，谁这么大胆儿？”武懿宗拦下车儿，看到武隆基探出头来，遂将刚才所思呵斥出来。按照他的思路，这名小孩见到自己疾言厉色，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滚下车来。

武隆基的表现却相反，他哼了一声说道：“宫中的礼仪师傅告诉我，亲王仪仗和随从可以至明德门前，什么时候又改了规矩？我急着去朝见圣上，车儿这样行走也不快，有什么不对？”

武懿宗张张嘴又复闭上，想想也是，其他亲王入宫许是畏惧皇帝威势，所以低调为之，这名小孩儿这样做也符合规制。此时，他的心里忽然又有一股无名火起，心道，现在是我武家天下，你这名小孩儿还不姓了我家的姓，有什么值得张狂，遂怒道：“小孩儿懂什么道理？你如此喧哗容易惊扰了圣上，就是不该！”

武隆基剑眉耸起，也怒道：“这是我家的朝堂，碍你什么事儿？你哪儿来的胆子，竟然敢拦阻我的车骑！”说罢，他夺过车夫的鞭子，“啪”的一鞭，驱动马儿行走。

武懿宗急忙躲闪，眼睁睁地看着车骑驶到明德门前。

武则天当初还没有当上皇后的时候，已经着手建立宫内的信报系统，现在当了皇帝，其宫内宫外信报系统更加完善缜密，很快，这件小事儿就传入她耳中。武则天这日接受群臣和

诸王朝拜，处理一些重大政事，转眼时辰已过巳时。她立起身来，转对身侧的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说道：“嗯，有点乏了，我们到水边走一走。婉儿，你传旨让皇嗣的三郎也过来。”

一行人随着武则天出了应天门，一名宫人早已领着武隆基候在那里。武隆基此时明白祖母的威风，没有了一早时的飞扬之气，小心恭谨地迎候。武则天意欲从端门之侧登上城墙，即可以俯瞰洛水及沿岸风景，因而不用车仗，身后仅有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跟随，以及一众宫娥持罗伞团扇簇拥。

引子看见孙儿，武则天寻常严峻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丝笑意，招手道：“三郎，过来。”

武隆基乖觉地走过，傍在太平公主身侧行走。武则天见状又是一笑，心想这孩儿毕竟和女儿接触较多，那份亲热还是掩藏不了的。

武隆基降生于宫中，打小就处于半幽闭状态。随着年岁渐长，其面对的仅是父母兄弟，读书便成了基本要务。闲暇时，武隆基与一帮乐工混得很熟，渐渐深谙音律之学。至于与外界的联系，几近于无。其母家之人实难入宫相聚，其几个伯父接连被废，唯有这名姑母，那是可以言笑无忌的。换言之，武隆基别无选择，只有把对父家的亲情寄托在这位美貌的姑母身上。

太平公主也很喜欢这名粉装玉裹的小帅哥儿，她边走边拍着武隆基的头顶，说道：“三郎，听说你今儿入宫又淘气了？”

武隆基扑闪扑闪大眼睛，那里面透出的是天真无邪的眼光，回答道：“太平姑姑，没有呀，侄儿今天入宫就是朝见圣上，你当时也在身侧呀。”

武则天笑对太平公主道：“别吓到小孩儿，这个三郎，还是蛮有趣味的。”

武则天今日的心情实在很奇异，颇有些享受天伦之乐的老祖母的心性。究其一生，温情与亲情实在与她不搭界，为了谋夺皇后之位，她可以扼杀初生的女儿嫁祸于王皇后；为了扫清自己登上皇位的障碍，她可以迭施诡计废掉儿子的太子或皇帝之位，并将两个大儿子斩草除根。这日听到孙儿斥责侄儿的事儿，她忽然来了兴趣，许是触动了女人心底那根柔弱的亲情之弦，于是就有了这次出行。

日头此时已近中竿，春日的阳光微醺醺拂过黛色的神都，光照落入碧波荡漾的洛水中。急流处可见白色的光亮，鱼儿在陡水处间或跃起，与岸上的绿树鲜花相映，成就了一派春和景明的好景致。

武则天一行漫步城墙之上，缓缓地欣赏眼下的风景，武隆基乖觉地随着太平公主行走，知道不能多嘴。走至转弯的墙垛之时，可以看到西方的天际，武则天忽然停下，转身对武隆基说：“三郎，最近又读些什么书呀？”

武隆基答道：“陛下，孙儿自新年后，已开始读《礼记》了。”

太平公主说道：“三郎最为聪颖，小哥们一起读书，他往往领悟最快，因而闲暇时候很多，常与乐工混在一起，现在已能敲得一手好羯鼓。”

武则天呵呵一笑，说道：“好呀，能操羯鼓？三郎，得空操演一番给我们听听。”

这时的武隆基，还能享受到武则天及太平公主的万般宠爱，因而也可以应对自如。而武则天自从当上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采用酷吏来翦除异己，像今天这样悠闲出外赏花吟诗的时候实在不多，尤其与孙儿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温情实为罕见。

然而好景不长，此后，武隆基一家的命运，便在风口浪尖之上风雨飘摇。

先是皇嗣武旦的两个妃子（其一为武隆基生母）被人诬陷对武则天施行厌胜之术，入宫拜年之时，便神秘失踪，尸骨无存，两个妃子的娘家人也被贬流放。武隆基兄弟被降为郡王，“入阁”幽闭深宫。数月后，又有人密告皇嗣谋反，幸得一名叫安金藏的乐工剖腹明志，才使得皇嗣一家留住清白，得以幸免。

直到“神龙政变”，太子武显登基，复国号为“唐”，还姓为“李”，还都于长安，李隆基才恢复了原名。

而此刻，权倾天下的武则天永远也不可能想到，这个偎依在自己膝下的小儿，将来能够一飞冲天，成为千古一代君王。

她更没有想到的是，震古烁今的“开元盛世”，会在“贞观之治”时隔六十多年之后，渐渐向世人走来……

第一卷

第一回 君臣登高宣婚期 阿瞞卜筮观吉礼

景龙三年（公元 709 年），时辰进入了九月，一场初雪下来，凛冽寒气早将长安城浸润透彻。两市平日里堆积如山的薪炭早没了踪影，那些需要购炭之人须赶早市，方能购回些许木炭。

宫城皇家之人，却不用操这份闲心，取暖之物早已备齐。天刚转冷，各殿内用木炭烘之，再加以少许沉香木根，使殿内各角暖气融融，更兼香气袭人。

此时的上官婉儿揽镜作眉，意欲出宫拜见太平公主。

镜中的面容依旧艳丽，然眼角的鱼尾纹告诉婉儿，自己已然步入中年。四十余年的岁月一晃而过，婉儿不禁万般感叹。

上官婉儿的身世颇为凄惨。爷爷上官仪为高宗朝宰相，因不识轻重向高宗建议废掉武则天当时的皇后之位，后被武则天杀掉，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随母亲一起没入掖庭宫内。长大后，上官婉儿不仅生得容貌俏丽，更是继承了祖父的文才，也颇有智谋。女皇惜其才华，让她做了自己的贴身女官，主要负责文翰之事。

十七岁那年，婉儿在天后身边，遇见了新太子李贤。这位新太子是年二十三岁，容止端雅，婉儿正是怀春的年龄，不禁对李贤心生爱意，奈何身在深宫又为天后专侍，心思再多终无用处。她那时幻想，眼下天后身体多病，太子终有继位的一天，届时以自己的才名以及美貌，定能得偿心愿。

然此心愿不久就成为泡影，天后欲成为皇帝，必须搬掉儿子这个绊脚石，于是李贤被废，婉儿只有把心思深藏起来。

眼见自己的容颜渐渐衰退，婉儿越发哀怨。及至李显当了皇帝，因婉儿在其复位过程中建有大功，遂青眼有加，让其掌诏命之事，实有中书宰相之权；又加其为二品昭容，一开始还临幸数次。奈何李显比起其兄李贤实在庸陋许多，不懂得欣赏婉儿的才具韵味，转爱起后宫那些年轻貌美的嫔妃，将婉儿丢到了一边。

已届中年的婉儿早已失去了少女的纯情，在多次目睹了身边血腥残酷的改变后，她明白了权力的好处。然自己为无依无靠的宫中后妃，如何确保自己时刻拥有权力这棵常青树呢？

忆及过往，婉儿又是一番长叹。自从女皇当权，李武两家彼扬我抑，纷争不断。李显当了皇帝，既放纵皇后韦氏专权，又对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势力友善，婉儿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结合点，与武三思床第缠绵之时，二人一拍即可。当初，太平公主曾将自己的男宠进奉给女皇，此事婉儿尽知，遂想效法一番。某一日，婉儿到韦氏后殿内闲谈，不知不觉谈到男欢女爱一事，谈话渐渐入港，婉儿便将武三思的妙处以炽热的言语烘托出来，惹得韦氏心旌摇荡，不由道：“事不宜迟，你把三思召入宫来。”于是一切水到渠成，韦氏、婉儿与武三思以这种关系结成了联盟。

皇帝李显本就畏惧韦氏，现在韦氏又与婉儿、武三思结盟，举目朝中，地位无人可撼。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神龙三年，太子李重俊不堪韦氏等人的压迫侮辱，遂拥兵造反，先去武宅中杀了武三思与武崇训，再闯宫欲杀婉儿。

闻听太子谋反，李显惊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道：“这……这还了得！这……这……如何是好？”婉儿素有计谋，遂急中生智，献计道：“玄武门楼坚固可守，请陛下皇后等速速登楼，一来可以暂避凶锋，二来可以俯宣急诏。”一行人相偕登上玄武门楼。叛军很快到了

门前，李显据楼俯视，直听叛将道：“武三思淫乱宫闱，陛下岂无所闻？臣等奉太子令，已诛三思父子，唯宫闱尚未肃清，臣等特来诛杀首恶。”李显问道：“谁是首恶？”叛将答道：“上官昭容，勾引三思入宫，乃为首恶。陛下若不忍割爱，请速将她交出，由臣等自行处置。”

李显听罢，便回过头来，目视婉儿。

婉儿从李显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冷漠。她知道，若李显认为交出自己可以保全皇位，他会毫不犹豫将自己交给叛军。危难之下，婉儿两颊发赤，涕泪泗流，突向前跪下道：“妾并无勾引三思之事，恳请陛下洞鉴。妾死不足惜，但恐叛臣先索婉儿，次索皇后，再次要及陛下。”李显本来反应就慢，再经此一激将，就呆在那里不说话了。由此便赢得了时间，千骑兵马很快赶到，最终杀退了叛军。

后来每忆及此事，婉儿便一阵后怕。心道：“若不是自己机警，只怕早身首异处了。”这件事对婉儿震动很大，她没有想到，自己献媚周旋于皇家与武家之间，竟然被外人认成乱政的首恶。

那么，该是向李家宗族示好的时候了。今日去拜见太平公主，本不必亲身而至，不过是通知公主与驸马参加明日的慈恩塔集会而已，按照惯例，由朝中衙署知会即可。

婉儿乘车出宫，很快就到了太平公主府邸前。她抬腿下车，仰头看了眼那块皇帝御赐的“镇国太平公主府”金字匾额，心间生出一丝敬畏之意。

女皇当政之时，太平公主始终扮演一个乖觉女儿的角色，虽有养男宠的嗜好，仅限于自身的娱乐，绝不踏入权力的圈子。女皇一生识人甚准，多次赞扬公主沉断有谋，类似自己。想是太平公主十分清楚母亲的本领和手段，绝不在母亲面前班门弄斧。然神龙政变之时，太平公主果断出手，她不仅参与了政变前的密谋，更利用与婉儿的交情联络宫女，成为举事成功的关键人物。那么，此次太子政变未遂，其中有没有太平公主的身影呢？此次政变，太子李重俊举事仓促，举止犹豫，很不成熟，似与太平公主一贯的果断作风不合，然世事难料，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想到这里，婉儿不由得心里一紧。

闻听上官昭容入府，太平公主急忙与驸马武攸暨到院中迎候，婉儿见状，急忙敛身拜道：“得罪，婢子何敢劳公主大驾亲迎。”

太平公主年龄与婉儿相仿，然其到了中年，容颜愈来愈像其母。母女二人都生得宽额广颧，双眼皮儿，皮肤白皙，显示出一派富贵之气。闻听婉儿谦让，公主遂言道：“昭容不必客气，你我二人多年的交情，这点礼节是必须的。”其实太平公主言不由衷，当初婉儿在宫内仅是一个女官，确实是一个婢子的身份，然而今非昔比，婉儿已成了皇帝哥哥的二品昭容，又掌诏命有中书宰相之实，出门迎候是必须的。

公主夫妻二人将婉儿迎入中堂里坐定。驸马武攸暨很是乖觉，他招呼侍婢上茶，然后一闪身步入后堂。

婉儿轻抿了一口香茶，赞道：“人言公主最善养生，此茶似是洪州所生，名西山白露，在京城实为珍品。”

“不愧是上官昭容，连这种小地方所产之茶都能辨别出来。”

“京城中传言，若论茗茶而言，首推公主府。婢子有些纳闷，人言煎茶过程甚繁，缘何片刻之间即能成茶？”

太平公主微微一笑，说道：“我为闲人，只好在这些闲事上多下些工夫。我在中堂之侧，专门辟作一室为茶屋。昭容若有兴趣，请移步察视一番如何？”

婉儿听出了太平公主话里的余音，急忙离座而起，说道：“公主如此惠赐方便，万分感谢。”

她们移步进入西侧门内，迎面而来的是清香的茶味。婉儿举目一看，只见室内甚阔，似乎一尘不染，西面墙下排立着数口大缸，以及一排立柜，另外一侧站立着数名素衣婢女，显然是她们完成制茶流程。

婉儿边看边点头，其目光注视到那数口大缸，问道：“公主，那里即是贮藏饮茶用水的？缸内存的是何方好水？”婉儿知道，善茗达贵之人往往不饮用京城之水，而是通过驿骑从外地运来。

“此为扬子江南零水。”

婉儿点头，知道此水为饮茶之一等好水。

两人复归座上，经历了这一番闲谈，她们似乎拉近了距离，场面变得有些活泛起来。

太平公主问道：“昭容此来，有何见教？”

婉儿见太平公主一直对自己十分客气，扑闪了一下美丽的睫毛，微笑道：“公主，婢子前来，乃知会明日赴慈恩寺宴会一事。圣上说了，许久未见公主面，心中甚为挂念。”

“皇兄真是这样说的？”

“不错，圣上说了，若寻常衙署知会，公主肯定不到，因命婢子专程促请。”

太平公主沉吟片刻，声音忽然变得低沉，对婉儿改变了称呼道：“婉儿，你我相知多年，当知我不愿插手朝廷之事。眼下为多事之秋，我就是日日坐在家不交外人，还有小人到皇兄面前多嘴，我闭门不出，正为此意。”

婉儿明白太平公主说的那一档子事儿：太子重俊谋反被杀后，武三思党羽向李显奏言：“安国相王及镇国太平公主，亦与太子连谋举兵，请收付制狱。”李显当时正觉草木皆兵，听后觉得有理，准备派吏部侍郎兼御史丞萧至忠进行审讯。萧至忠私下里与太平公主交往甚密，当即谏道：“陛下富有四海，难道容不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吗？相王以前为皇嗣之时，为了将天下让给陛下，累日不食，固请于则天皇后，此事天下人皆知。现在有人想诬陷他们，陛下不可不查。”此后又有许多大臣来保相王和太平公主，李显方才放下不问。那些日子，李旦和太平公主皆战战兢兢，闭门谢客以避祸。婉儿知道，当初对付女皇时，李显李旦兄弟与太平公主结为联盟，步调一致。现在李显当了皇帝，对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言听计从，又和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势力联手，李旦和太平公主就与皇帝哥哥产生了微妙的距离。

想到这里，婉儿说道：“那是下人构陷罗织，圣上洞察秋毫，公主没必要心事太重。”

太平公主摇摇头并不言语，两个聪明女人对视一眼，彼此都明白对方心意，遂不再多言。

太平公主又转换一个话题：“明日为九月初九，宴会之后肯定又要联诗，又该是你品评天下的时候。婉儿，你知道我不擅为诗，到了如此场面实在为难。”

婉儿恳切地说道：“公主，今日婢子前来，的确因圣上专命促请，婢子以为，明日之会，公主与驸马务必到场，算是顾全了圣上的诏命。至于会后联诗，届时婢子向皇上禀报一下，公主亦可以早退嘛。”

“好，就这样说，难为婉儿的一片心意了。相王明日也与会吗？”

婉儿点头道：“相王肯定与会。明日九月初九，圣上、相王与公主在慈恩寺塔前缅怀文德皇后，当有别种心绪。”婉儿所说的文德皇后，即是太宗之长孙皇后。唐高宗为太子时为了追思母亲建慈恩寺，高宗永徽三年又在寺内建慈恩寺塔。

太平公主点头赞同。她冰雪聪明，已然明白婉儿前来是以知会为托，修好为实。当初婉儿与武三思和韦后厮混在一起的时候，其权倾朝野，那时候是绝不会屈尊来府内拜访的。

然婉儿前来修好到底有何用意呢？现在武三思虽死，朝中的实权格局并未有实质改变，皇帝李显依旧受皇后和女儿的左右，婉儿依然受宠，莫非她现在与韦皇后有了裂隙吗？

九月初九重阳节，向为唐人重视的节日，据说佩插茱萸能避噩运，所以佳节来临之时，人们要将茱萸插在发髻上，或将茱萸囊佩系在身上、居所的门窗上，至少各要插着两枝茱萸。是日长安城中，因为遍插茱萸，全城似乎淹没在淡淡清香的海洋之中。

此外，登高、赏菊成为重阳节的重要活动，自太宗朝开始，皇帝是日召集大臣和知名文士一起游赏，然后饮酒赋诗，成为定例。朝中如此，下级官员乃至待试生员等，到了这一日也往往自行结伴游赏，饮酒赋诗蔚然成风。

此年寒气虽来得早了一些，然树上的绿叶并未一下子变黄，虽显凋零之势，依旧绿黄相间；曲江两岸，菊花怒放，远远望去，似两条蜿蜒的金带，煞是好看。

慈恩寺由于坐落在曲江东岸，建成后成为周边的最高点，造就了一个赏景的最佳点。自高宗开始，慈恩寺就成为皇家中和、上巳和重阳三大节日的御用游赏地点。加之其又是高宗皇帝追思母亲长孙皇后而建，李氏宗族到此游赏又多了一层意味。

重阳节到来的前十余日，光禄寺就指挥属下各署开始忙起来。他们精心挑选名贵菊花，先把宫城与曲江相通的夹道两旁用花盆簇拥起来，然后在慈恩寺里选用不同的名贵菊花，按照不同颜色造成不同的图案；珍馐署日夜穿梭从各地调来食品原料，良酝署选来上等菊花，精心计算日子，使菊花酒到了重阳节那一天口感最好，以待届时奉上精致的酒宴，到了重阳日，天刚微明，他们便把刚刚采摘来犹带朝露的茱萸遍插于寺内墙外。

受邀的王公大臣于巳时二刻前准时集于慈恩寺内，按照惯例，皇帝和皇后午时方从夹道过来进入寺院。

安国相王李旦和镇国太平公主相继进入寺内，他们的出现引起人们的注目，临近之人纷纷躬身施礼。光禄寺知事人员忙将二人迎入侧堂憩息。他们在堂内坐定，衙役奉上瓜果、香茶之物，让他们歇息片刻之后再迎候皇帝驾到。

相王李旦的面容淡定，不苟言笑，其性爱读书习字，偏好老庄之学，借以修身养性，养成了恬淡性格，这样也有好处，当初女皇猜忌以及武承嗣迭加陷害，其终于保全至今，大约也与这种性格有关系。且他绝食明志，再将天下让给三哥李显，其“二让天下”的事迹传为美谈，在国人中口碑甚好。

公主笑道：“四哥，瞧你这木然的脸孔，大约近日又炼出一炉金丹，以致耗费了许多心机。”

李旦知道妹妹在开自己玩笑，近来险恶形势下自己虽以不变应万变，毕竟心头也有许多郁闷，现在闻听妹妹的谐语，顿时有了一阵轻松，抬眼道：“唔，你又开始胡说了，我什么时候炼丹了？”

“哥，炼丹之事唯重心态，你要比那些混吃混喝的道士强多了。你不妨入终南山隐居半年，潜心苦练，保你成功。”

李旦嘿嘿一笑，并不言语。

太平公主又转移了话题：“四哥，如今大郎他们皆被放为外任，你这日子过得不寂寞吗？你日日闷在府中，连妹子这里也不走动一回，别闷坏了自己。”

李旦沉默良久，然后长叹一声道：“月儿，我已过惯了这样的日子。他们被放外任，可以磨炼性子，也是好事。不过现在年龄愈长，偶尔也会想起他们。”

太平公主此时不知想起了什么，笑容顿敛，反倒没有了言语。

这时，光禄寺知事入内禀道：“禀相王、公主，圣上、皇后马上到了。”

两人急忙起身出外迎候。

皇帝李显与相王李旦虽一样的身材，面貌相仿，然脸上的神情大为不同。李显自小不爱读书，什么事都不想上心，所以其脸上始终展现漫不经心的神情，不过脾气尚好，容色之间有亲近之态。

李显仪仗缓缓入寺，其后跟着韦皇后、婉儿、安乐公主及皇子等人。李显接受群臣礼拜之后，哈哈一笑道：“好哇，今儿天气不错，我们好好乐一回。”

身后的韦皇后闻言，意甚不平，觉得这句话有失皇帝威仪，眉头皱起，脸现严峻之色。

近前的群臣察言观色，眼见韦皇后有些不高兴，心里顿时忐忑起来。他们知道，眼下的韦皇后颇有当初武太后之威仪，皇帝对她言听计从，且渐有凌驾皇帝之上的趋势，那是一点都不敢得罪的。

按照惯例，因慈恩寺塔上空间狭小，例由皇帝带领近臣先行登塔，其他大臣王公再依序

游赏，入塔后于大堂内作诗，最后再由皇帝赐宴，尽欢方罢。

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是随同皇上李显登塔的第一拨人，他们拾阶而上，很快登临塔顶，将曲江风景尽收眼底。李显今日兴致甚好，其回视李旦与太平公主道：“因今日登塔，昨晚在宫中检出文德皇后《女则》一观，心中大起亲切之意。遥想文皇帝和文德皇后当年，其言行确实成为我们子孙的楷模。我们也算没福，无缘睹其颜容。”

长孙皇后早逝，武媚娘也是太宗皇帝逝后方才随侍高宗皇帝，其子女当然见不到其祖父祖母。长孙皇后临逝前，辑录了前代妇人恪守妇道的美事，书成十卷，名为《女则》，并亲自作序。可惜她生前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媳乃至孙儿媳与其性格大相径庭，儿媳自己当了皇帝改唐为周，眼前的这个孙儿媳也不是善茬，即使孙女儿和重孙女儿，也早已脱离了《女则》所规定的套路。

李旦多读史书，对自己祖父祖母事迹当然知之甚详，点头道：“不错，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他们打下的基业。文德皇后一生恭谨有序，其逝前病中犹作《女则》，我每读史至此，不禁感叹动容。”

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闻言并未吭声，太平公主心里明白，安乐公主却是压根不上心，身侧的韦皇后却听得有些刺耳，插言道：“你们兄弟二人说话有点妄自菲薄，太宗皇帝固然英烈有为，然后人也并未堕了志气。我听史官说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开了个好头，然终比不过高宗朝的‘永徽之治’繁华。”

兄弟二人急忙赞同韦皇后之言，点头称是。太平公主冷眼观察，忽然发现韦皇后的性子在武三思死后顿挫些时日之后，现在又复如是，且比以前又浓烈不少。

韦皇后又道：“相王，裹儿的婚期定在十一月初十，待会儿礼官要知会大臣。我和圣上商量了，这‘障车’一事，还请你来主持。”所谓“障车”，即是婚礼时女儿出门之际，娘家人要数次出面拦阻送亲车辆，以示留恋不舍之意。

李旦点头道：“臣弟亦有耳闻，此为大事，分内所当。”

李显道：“裹儿出嫁，此为我家大事，一定要办热闹些。四弟，我已让所司届时行文你那几个儿郎的治所，让他们也回来协助你。”

太平公主此时笑容上脸，伸手拉过安乐公主拢在身前，说道：“我们李家女儿，你们终久想早日推出家门为快事。裹儿，你要好好向皇兄皇后要上一笔大妆资，你想向姑母要些什么？早点说，我好替你准备。”

安乐公主嘟着嘴说：“父皇很吝啬，我那日要昆明池作为嫁妆，父皇就是不给。太平姑姑，你帮裹儿说说。”

众人一听，心中不由得震惊不已。昆明池是汉武帝为了对外征战而训练水军，仿昆明滇池而建，其东西约十里，南北约十二里，比长安城还要大，沿岸行走一圈需行走近四十里。到了唐代，该池除了可以训练水军之外，还具备向长安供水、灌溉农田等功能，且此处风景俱佳，成为长安市民郊外游赏的好去处。现在安乐公主张嘴要昆明池为私家嫁妆，众人都想不到她竟然有如此大的胃口。

话说这安乐公主是当今皇帝李显与皇后韦氏的小女儿，名李裹儿。韦皇后正怀这安乐公主的时候，武太后将李显赶下皇位，发往房州，然后自己做了皇帝。李显一家凄凄惨惨赶往房州的路上，韦氏诞下小女儿，然身边连包裹孩子的小褥子都没有，李显脱下自身衣衫裹之，因名为裹儿。到了圣历元年三月，李显被女皇召回洛阳再任太子时，十五岁的李裹儿已出落成一位姝秀辩敏的美人儿，其艳绝天下，京城之人誉之为“天下第一姝女”。女皇立了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为了安抚武姓娘家，于是安排太子之女嫁给武氏孙辈子弟以固其关系，安乐公主（当时称安乐郡主）便嫁给了武三思的次子武崇训。

李重俊政变之际，武三思和武崇训在宅中被杀，安乐公主就成了寡妇，武宅不宜再住人，遂求母后搬入宫内承乾殿居住。至于所谈婚事，实为安乐公主即将嫁与武崇训之堂弟武延秀。

适才安乐公主如此放肆，自是平时得众家宠爱的结果。

太平公主不敢吭声，李显期期艾艾说道：“嗯……嗯……这个以后再说，先把宅子建好再说。裹儿，我让赵履温建你这个新宅，花费不少，快把钱库都拿空了。”向来对女儿百依百顺的李显，像如今这样含糊答应的时候，实在少之又少。

众人不再说此话题，此后转身下塔。至于君臣联诗，自是一番风雅相和，暂且不表。

却说潞州东部横亘着太行，向西地势平坦，盛产麻、葛等物。这里作坊遍布，主要生产一些麻布及葛绳，另外还有一所官办的大作坊，其生产盛名天下的潞绸。由于物产丰富，通商便利，潞州商贾之多，也是天下闻名。

潞州府向东不足一千步，有一处气势森森的大宅院。这是潞州首富张暉的宅第，此人垄断了官方采办潞绸的输送生意，且拥有十余家作坊，其生意通达全国，当地人用“日进斗金”来形容张暉的敛财速度。

张暉此人很会享受，其宅第仿造王府规格，占地达五十余顷，屋势雄伟壮阔，院内穿山造池，亭阁遍布。为了附庸风雅，其搜罗天下之书填满书阁，并造一乐堂广引乐工唱角聚于此。

此时的乐堂内人影毕集，鼓瑟响震。乐工偏左而坐，操鼓手倚羯鼓立于其前，居中及偏右的空地上，则是舞者及歌者的场地。

操鼓手扬槌于头顶，身后的乐工眼睛齐望在鼓槌上。随后鼓槌轻落于鼓面之上，那声音，似是江畔对面夜行人脚踢石子的闷响，又似是山涧之间风吹浮石落入深渊的跌撞声。其声过后，一支洞箫的呜咽声加入其中，其声在空旷的月夜下更显哀愁，其后续音中又似有苍凉之意。此后，丝、木乐器如琴、瑟、筑、雅、应依序奏出，描绘出一派似真亦幻的景象：空明的月夜里，一位愁肠人漫步在旷野，其既有无尽的哀怨，又有与自然风景为伴的悠然。每至乐声转换之际，羯鼓便成为乐器进退的指挥。

一名身材颀长的书生在台前漫步，其身后有数名身着轻纱的舞者。

蓦地，乐音停顿，一声长长的乌啼成为全场的余音。乌啼接连三声，场面为之停顿。

鼓手又扬起鼓槌轻触鼓面，这一次演奏是以金、石乐器为主，钟磬演奏出了宫廷场面。祥和乐声中，一位丽人身着粉红纱衣出场，轻启红唇唱道：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

吴歌楚舞欢未尽，青山犹衔半边日。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

东方渐高奈乐何？

丽人唱罢缓缓退出，舞者亦随之退场。然乐声不断，到了最后，诸乐器停奏，唯有羯鼓开始发力，鼓声由缓而急，似进入到千军万马列阵冲杀战争场面。

那鼓手至此时，已然挥汗如雨，脸色凝重，全身而动。到了最后，他舍槌用手，将之抚在鼓面上，鼓声戛然而止。

一直在侧观乐的中年人立起身来，嚷了一声“好哇”，然后走到鼓手面前，躬身颂道：“临淄王今日又让张暉开了一次眼界，此曲由临淄王所谱再亲自指挥奏之，赵妃又咏唱辅之，果然大妙，让我听得热血沸腾。”

张暉即是此宅的主人，其面对的操鼓手即是相王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被封临淄王，去年被派外任为潞州别驾。

太子李重俊政变未遂，事后有人说相王李旦也参与其中，李显和韦后半信半疑。其后虽未处置相王，然对相王几个生龙活虎的儿子不放心，觉得把他们放在京城里容易生事，遂皆散放外任。李隆基被放为潞州别驾，潞州仅算下州，事情不多，刺史一人把事都办定了，且李隆基还是郡王身份，所以来到潞州后无事可做。张暉是一个爱交朋友的豪爽之人，看到京城郡王来此，焉有不交之理。李隆基自小随父亲幽闭深宫，读书和钻研乐理成为他的两大爱

好，看到张暉府中藏书许多，又有很像模样的乐舞场地，遂一拍即合，日夜厮混在张暉府中。潞州刺史也不愿这个郡王过问政事太多，遂两不相扰。

咏唱的丽人走过来，纤手送过来一方锦帕，让李隆基擦拭脸上的密汗。这名丽人名赵敏，原为山东人氏，随父亲入张暉府当歌女，李隆基失意之时，看到此女生得美貌，又兼风姿绰约，能歌善舞，遂生爱意。张暉阅历丰富，见此状顺水推舟，就让出己宅旁边的别院让赵敏居住，此处遂成为李隆基和赵敏的爱巢。郡王纳妾，本来需朝廷册封，现在张府上下却不管这套规矩，早称赵敏为赵妃。眼下赵妃小腹已然隆起，再有数月就该临盆了。

李隆基接过锦帕擦了把汗，其飞扬的眼神与赵敏的甜蜜目光相触，两人心里顿时生起柔情蜜意。李隆基再转向张暉道：“哈哈，你能听出激昂之志，很是不易。看来我入府之后，你之乐感还是很有长进的。”

张暉点头道：“那是那是，所谓近朱者赤，跟着临淄王，我这混人定能学到不少本事。临淄王，且到中堂用茶。”

他们行走的路上，寒气袭人，这里地势高寒，甚至比长安要早冷许多，赵妃是一个体贴入微之人，出门时早将浑脱帽戴在李隆基头上，怕他刚刚出完大汗再受凉。三人说话间即进入中堂，婢女马上为他们奉上香茗。李隆基一口饮掉一盏，感觉十分惬意。

看到如此殷勤巴结的张暉，李隆基心里十分满意。李隆基是年二十五岁，剑眉大眼，平时爱骑马、打毬及郊游，身体由此显得结实有力；幼年丧母且多年幽闭深宫，使其变得深沉且喜怒不形于色；爱乐舞且爱吟诗弄赋，使其脸上始终张扬着一股蓬勃乐观之气。李隆基将茶盏放在几上，感叹道：“日子过得好快，转眼又是一天要过去了。暉兄，我来潞州多亏结识了你，否则如此时日如何能挨？”

两人近一年相处的日子里，已经变得言笑无忌，张暉闻言笑道：“临淄王此言差矣。张暉粗人一个，如何能奉皇家金玉？若说功劳，还是临淄王自己洪福齐天，上天知道你要来潞州，即安排赵妃前来等候。张暉奉临淄王已日久，说不定还能因此沾上一些吉利呢。”

赵妃在侧嫣然一笑。

李隆基叹道：“吉利？我落拓郡王一个，现在又被贬为外任。暉兄，你若想在我这里讨些便宜，你就大错特错了。”

张暉正色道：“世人皆言商贾唯重财帛，最是无义。此言差矣。我得识临淄王，那是心里欣喜，全无其他念头。临淄王将来终究回归京城，闲暇时候想起或者再来一游，张暉心里万分知足。”张暉此话并非虚言，皇家子孙看似风光，其实万分凶险。则天皇后当初大肆罗织李家宗族罪名，将李家子孙杀戮殆尽，即为成例。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很快从外面闪入二人，想是屋内外之人彼此非常熟稔，连禀报都省略了。

二人入内躬身向李隆基言道：“殿下，刚才刺史府来人，送来京城驿传的制诰，却是专递给殿下的。”

李隆基闻言，伸手接过制诰。只见其中写道：因安乐公主大婚及随后的新年祭礼，封王者需入京观礼，要求在十一月上旬前赶回京城。

李隆基读完，神色漠然，未有任何表情，其他人见状也不敢出声询问，屋内顿时寂静片刻。过了一会儿，李隆基抬眼示意二人，说道：“我知道了，你们出去把刺史府来人打发走。”

二人躬身退出。

这二人也是李隆基到潞州所识，一名王毛仲，一名李宜德，他们皆为十八岁。王毛仲为高丽人，其出身微贱，然性识明悟，办事干练；李宜德出身贱民，因背主逃匿来到潞州，此人武艺高强，善于骑射。李隆基发现了他们的这些特点，大为欣赏，遂花钱赎他们为自己的贴身跟班。

李隆基这会儿似乎放松一点，对二人说道：“莫非《乌夜啼》带来了好兆头？暉兄，安

乐公主即将大办婚事，圣上让我们回京观礼，敏儿，你也可随我回京城了。”

张暉大喜，击掌说道：“好事哇！临淄王，我们今晚要置酒好好醉一场，待你动身之前，我再具礼相送。”赵妃从未到过长安城，想起自己挺着肚子入长安，心里固然喜悦，然对今后又有些忐忑，她知道，自己上面已有一位明媒正娶的王妃，还有一位刘妃。

李隆基摇头道：“未必！自从太子之乱后，朝局更乱，若身处京中，较之京外更有凶险，前路莫测啊。”

潞州虽离京城甚远，然张暉生意通四海，对京城之事耳闻甚多，深知朝廷人事混乱，遂点点头，深以为然。他们沉默了片刻，张暉忽然言道：“前途未卜，不若卜之。临淄王，我识得一名叫韩凝礼之人，其现为一名守府军士，对蓍筮甚为精通，不若让他来卜筮一回，如何？”

李隆基哈哈一笑道：“人在无望迷茫之时，也只好求此道了。也罢，我们左右无事，晚间就让他入府卜筮一回，聊作兴趣吧。”

张暉急忙安排人去请韩凝礼。

到了晚间，韩凝礼果然依约而来。此人精短身材，再加上精亮的眼睛，颇有些精灵之气。

唐人每遇大事，皆卜筮以问吉凶。是时，朝廷设太卜署，专掌卜筮之法，主要使用龟卜与筮占两种方法。朝廷如此，当然也允许民间使用，于是，此风大盛。

韩凝礼的身份为一普通军士，因为善于卜筮渐渐出名，到了后来连普通人都不接待，专门为官秩之人卜筮。这样一来可以自重身份，二来官秩之人谢礼甚厚。

韩凝礼今日蒙张暉相召，入府之后方才发现欲卜筮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临淄王。李隆基原在京城，那里达官贵人太多，一直默默无闻，如今到了潞州，那是独一份的郡王身份。韩凝礼日常在官宦之家中穿行，虽未见过李隆基，然对李隆基的面貌和言行知之甚详，今日入府后看到张暉等人对李隆基的恭维模样，心中马上认定。他心如明镜，然此等方士之人惯会装模作样，仅淡淡向李隆基等人躬身行礼而已。

张暉也不说破李隆基身份，一边招呼韩凝礼坐下品茶，一面令婢女收拾几案。他们寒暄了数句，然后说一些潞州之事，张暉问道：“韩师，最近潞州多灵异之事，如紫云耸起，黄龙再现，羊头山北有童谣曰‘羊头山北作朝堂’，如此异象，到底主凶主吉呢？”

韩凝礼沉吟片刻，然后道：“张员外所言，小人也听到一些。按说潞州为国家小州，此异象若无贵人应之，则为大逆不道。其实吉凶一道，关键在人，若无贵人，则潞州地面实在危殆；若有贵人，则潞州成为龙馭之地，亦未可知。”

“如此，若有贵人，其在何处呢？”

“张员外，小人法术浅陋，实在迷茫。若是李淳风、袁天纲在世，他们通灵天地或能解惑。然天机不可泄露，想他们心知亦不敢轻易示人。”

“不错，我们凡夫俗子，有些事不知道最好。韩师，今日请你来，想请你为我的友人卜筮一回。”张暉边说边示意李隆基道，“此为我远方一友人，来此做客，不日又要远行，请你卜其此次行程吉凶。”

李隆基微微颌首，韩凝礼急忙立起，躬身道：“小人自当效劳，只怕小人智术短浅，由此扰了大人的兴致。”

张暉摇手道：“罢了，韩师，闲言少叙，请至案前卜之。”

韩凝礼点点头，移步到案前，然后取过身上挂着的一只布袋。既要卜筮，需用蓍草为具。按照卜筮规矩，先将四十九根蓍草排开后，将之分成两部分，由被占者从中取出一根后将剩余蓍草以四根一组数之，谓之一变，如此三变后称为一爻，每卦由六爻组成。韩凝礼从布袋中掏出占筮器物，李隆基惊异地发现，此人卜筮不用蓍草，却是吃饭用的筷子，其心中就掠过一丝不信任：用筷子来占筮，准吗？李隆基心里这样想，又思这是张暉的一番好意，姑妄为之吧。

韩凝礼将筷子顺势排开，然后从中分开，正要招呼李隆基前来取出一根的时候，忽然脸色大变，口内惊呼一声，眼神直直地盯着右前方。众人一惊，急忙移至案前观看。就见一排平躺的筷子中间，一筷未用人力，竟直直地竖立在那里。

卜筮之时，在场之人极为神圣，其间所发生的细微之事皆有寓意。如今筷子直直立起，这已经不是细微之事了。

李隆基张嘴欲问，却被张暉抢在前面：“韩师，这……这……主何征兆？此根筷子有何神力？怎么就站了起来？”

韩凝礼的神色阴晴不定，其屏着气凝视立筷片刻，方才缓缓道：“张员外，小人卜筮多年，如此征兆第一次出现。小人心间也是十分迷茫，这如何是好？”他微一凝神，说道，“这样吧，我再复排一次。”说完，他伸手将立筷按下去，然后将四十九根筷子抄起搓了一次，再复排开。

说也奇怪，右方又一筷立起。

韩凝礼再将立筷按下，再搓选之，又复排开，然右方又有一筷立起。

韩凝礼脸色大变，从提袋里拿出三炷香，然后跪而焚之，其口中念念有词，颜色之间恭谨万分。

过了一会儿，韩凝礼起身向李隆基、张暉拜道：“大人、张员外，今日卜筮无法继续下去。许是小人法力浅显，卦象示意小人不能再卜，小人告退了。”

李隆基到了此时一头雾水，其眼中满是疑虑，着急问道：“韩师，卦象如此，到底主何凶吉？”

韩凝礼再拜道：“此卦深不可测，恕下人不敢言说。”

张暉有些着急，斥道：“韩师，我为愚钝之人亦能看出，此卦若非大凶，即为大吉，你难道连吉凶何端都不能示意吗？”

韩凝礼沉吟不言，显是心中为难，看到张暉有些恼火的神情，知道不敢抑其势，遂踌躇道：“此天人之瑞，贵不可言。张员外，小人不敢泄露天机，恕小人告退了。”不待张暉回答，自己伸手收拾随身之物。

张暉面向李隆基笑道：“既为祥瑞之兆，那是不碍的。你且憩息片刻，我将韩师送出即回。”扭头唤韩凝礼道，“韩师，你执意要走，我送你出门。”

“不敢，不敢，小人自走无妨。”韩凝礼边说边向李隆基躬身作别，然后转身向门外行去。

张暉将韩凝礼送至门首，伸手接过仆人手中的布包，里面沉甸甸的，显是装满了制钱，然后将布包交到韩凝礼的手中，说道：“嗯，你今天不错。”

韩凝礼躬身谢道：“举手之劳，何须员外致谢？员外如此重谢，小人心里实在不安。”

两人眼神相对，皆为满意之态，张暉道：“罢了，今日之事，不许对外人说起。”

“小人谨记。”

张暉转身回屋。筷子悄然立起，实为韩凝礼之独门秘籍，这也是他不用箸草改用筷子的原因。张暉这样蒙混李隆基亦为好意，使其出行无惧，一路顺心。

张暉回屋后看到正在那里默默思索的李隆基，心中窃喜，又为李隆基添上一把火，说道：“好叫临淄王得知，那韩凝礼出门时悄悄对我说，潞州近来纷出祥瑞之事，莫非就应在临淄王身上？如此来看，临淄王回京定有惊喜，可以放心前去。”

李隆基微微一笑道：“暉兄用心良苦，我心甚慰。只是韩凝礼毕竟层阶太浅，其所言语亦未可知。”

张暉沉吟片刻，说道：“不错，韩凝礼确实不足为凭。不过今日之事实实在灵异，可找一些得道之人问询。对了，我与京城宝昌寺僧人普润相熟，其精于此道。临淄王若有兴致，我修书一封荐临淄王相识，你们可在京城相会深谈如何？”

李隆基此时已然生了浓厚的兴趣，遂说道：“宝昌寺僧人？僧人怎么也会修此法术？也罢，我左右无事，晤谈一番也是好的。暉兄，我回京城，你要多入京来看我呀。”

“那是自然。”张暉躬身答道。

又过了多日，李隆基收拾停当，遂带领赵敏、王毛仲、李宜德等人返京。其行装甚丰，大多由张暉馈送，路上虽寒冷凛冽，然李隆基衣物厚实，又有美人在怀，其行程也颇有滋味。

安乐公主在金城坊的新居很快便建好了。自从得了皇帝的圣旨修建此宅，年龄已至六旬的赵履温深知此事重大，将司农寺的一切庶务交给两名少卿处理，自己日日待在这里临时搭就的棚子里专心建宅。他依当初唐高祖李渊为李世建造的“天策上将府”图样，强拆民居，腾出好大一片空地；然后调来南方奇石与木材，召来天下能工巧匠，亲自监督，日夜施工。

赵履温如此卖力，缘于他明白讨好了安乐公主，就等于讨好了皇帝和皇后，那么自己的仕途会变为坦途。赵履温是诛杀张氏兄弟拥立李显当皇帝的功臣桓彦范的妻兄，桓彦范得势后当了宰相，就把赵履温从易州任上提拔到司农寺任司农少卿。此后武三思在李显与韦后的默许下打击功臣，桓彦范被贬，随即被杀。眼见自己的仕途变得风雨飘摇起来，赵履温心急如焚，欲另寻靠山终无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安乐公主那日闻听宅子已初具模样，遂要入宅观看。赵履温脸上马上堆出讪笑道：“新宅尚未建成，里面乱得很。请公主给下官一些时间，马上就好。公主金枝玉叶，不宜入宅观看，下官惧怕污了公主的脚面。”

安乐公主嘟起嘴道：“有车儿坐，如何能污了脚面？”

赵履温知道园内木石杂乱陈放，马儿无法在园内行走，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他心念如此，口内不敢再讲，逐一迭声答应。他在前赴金城坊的路上，心里就有了计较。

一行人到了金城坊，赵履温唤人过来将公主所乘之车扶定，除去马儿，再唤数人挽起绣紫络带充当脚力。

安乐公主不解，问道：“为何舍马用人？”

赵履温急忙回答了原因，便撩起身上的紫袍，拿起一条绣紫络带套于脖项中，说道：“下官一面挽车行走，一面为公主介绍好景致。”

司农卿为三品官员，其充当脚力为公主拉车，估计是前无来者。安乐公主见状并不阻拦，反而觉得这老头儿实在殷勤，心中很满意，遂咯咯一笑道：“好呀，走吧。”

新宅虽初具模样，一样可以看出其金碧辉煌，巧夺天工，安乐公主沿途观看非常满意。当她听赵履温说为造此宅，已将太仓署里的钱货用尽，就扁扁嘴不以为然道：“天下之钱甚多，岂能因造一小宅子就用尽？回头我找父皇，让他再多收一些即可。”

出园后，安乐公主看到殷勤巴结的赵履温已然汗流浹背，遂灿然一笑，夸奖道：“赵司农，你很好。宅子建得不错，再加一把劲儿，父皇定会知道你的功劳。”

又累又热的赵履温闻听此言，犹如公主当场赏了自己一处大宅子，遂感激涕零地答道：“谢公主夸赞，下官不敢言功。能为公主效劳，下官三生有幸。”

数日后，赵履温为安乐公主挽车的事迹传遍京城，时人讥之为“猿马”。

赵履温闻听自己有了“猿马”的外号不以为然，心想你们没有替公主挽车的机会，何必眼红我呢？倨傲之态日盛。

而雍州刺史窦怀贞，此时心里也极不平静。

窦怀贞出身于当时显族窦家，年少时与同族的同龄人差异很大，其不慕豪奢，衣服俭素，好学不倦，此后世袭授官为清河县令，政声不错，政绩超卓，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正是因为如此，识人的女皇擢其为雍州刺史。雍州治所位于京城长安，需面对朝中达官贵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寻常庸陋之人物难当此任。近日李显任其为安乐公主婚礼的礼会使，可见对其依然十分看重。

不过，窦怀贞虽初为官时有清名，然这些年来在京城目睹了权势场的风云变幻，已然悟

出了若想官位牢固且能升迁必须依附权贵的道理。他现在看到赵履温的倨傲样儿不以为忤，心中反而忖道：谁让人家能够把握好当马的机会呢？眼下自己被皇帝任为礼会使，说不定也是一次好机会，说什么也要把握好了。

十一月十日那天，安乐公主的婚礼成为长安城里的唯一大事。礼会使窦怀贞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全力要露一次脸儿。

自金城坊到宫城的街道上，早已张灯结彩。为了让爱女极尽荣耀，韦皇后将自己的重翟车交给窦怀贞作为女儿婚车。重翟车为皇后受册、从祀、飨庙时所乘，其仪仗仅次于皇帝玉辂之车排场。按照规制，新郎武延秀需从新宅出发，在傧相的陪同下前往宫城迎接新娘。

当武延秀乘车向宫城进发的时候，沿途观礼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傧相竟然是一溜儿知名的弘文学士！人们心里不禁暗自嘀咕：弘文学士为傧相，那么作为新郎的武延秀自然才高八斗了。然仅听说此人最善胡旋舞，什么时候弃舞从文了？

车驾行至安福门，武延秀下车向上叩拜。这是婚礼的一个重要仪式，名为“拜阁”，即新郎要向岳父母参拜。城门楼上，赫然站立着皇帝李显与皇后韦氏。

李显夫妇二人脸含微笑，挥手放行。车驾行至承乾殿，礼会使窦怀贞带人入内去请新娘安乐公主。

然安乐公主迟迟不出来，这也是新娘的惯例，或为了显示娇贵，或为了表示与娘家人恋恋不舍，因而梳妆迟迟不毕。等了一会儿，武延秀顿了顿嗓子，拿出上官婉儿事先替他写好的催妆诗，大声念道：“安乐公主贵，出嫁王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武延秀大声读了二十余遍，安乐公主方才眼含泪水走出门外。是时，李显和韦氏也来到门前，韦氏又向安乐公主叮嘱良久，方才用红纱盖着安乐公主的头，众人簇拥其登车而去。

车驾再行至安福门时，就见相王李旦带领自己的五个儿子拦在那里，此为“障车”环节。相王李旦居前挥手拦阻，其五个儿子马上上前，或阻拦骑手，或挽车辂，显示娘家人留恋之意。

李隆基作为障车主力在那里上蹿下跳，脸上汗水直流，极尽努力。其心中所思却与笑颜不符：一个二茬的婚礼，何至于如此劳师兴众？

他们拦阻再三，方才放行。

入夜，长安城里一片光亮。当初太平公主婚礼时，沿街燃放火烛，以致将街道两旁的树木都烤焦了。今日婚礼的灯火，尤甚于太平公主之时。

翌日，李显与韦后大会群臣于太极殿。为了庆贺女儿的婚礼，李显不惜血本，拿出数十万锦帛赐给群臣，又宣布大赦天下，全民大酺三日。安乐公主身着翠服款款而出，向父母叩拜两次，再向众大臣叩拜一次。

眼见公主下拜，众大臣不敢消受，急忙伏地叩拜还礼。

如此就给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出了个难题，他们毕竟是安乐公主的长辈，说什么也不能如此还礼。

还是太平公主有急智，她令人取来两个木偶面具，起身向李显禀道：“皇兄生辰已近，太平与攸暨近日合练一木偶舞，容为皇兄助兴。”

于是，太平公主与武攸暨持木偶面具至殿中翩翩起舞，其舞姿轻灵，颇有韵味。舞罢，李显笑道：“不错，难为镇国公主一片心意了。”其言刚毕，群臣一片叫好声。

韦后心中也很满意，她知道，太平公主虽名为皇帝祝寿，其实是为祝贺女儿婚礼而舞，毕竟皇帝寿辰还有些许日子。想到这里，韦后嘴角漾起一丝笑意。

李隆基今日以亲王身份亦入太极殿，看到一向刚强骄傲的姑母如此委屈仰视，心中滋味一时难明。他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身后一指轻触其腰间，他顿时一个激灵，回过头来。